

吳戈

晉總誕生： 從歷史桎梏到振翅起飛



吳戈談僑

在菲華地緣社團中，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最具代表性。據三本紀念特刊反覆提及，旅菲華僑華人中祖籍晉江者佔六七成，人數達數十萬，自企業家至專業人才精英輩出。然而這一群體遲至一九九三年才成立統一同鄉總會，此前以鄉鎮、村落為單位的晉江籍同鄉會已超百個，呈「多而不統」格局。這一「規模悖論」背後，是長期存在的政治桎梏、時代契機與組織機制問題。

冷戰年代，菲律賓親美反共，菲華社會因兩岸對立而分裂，任何以大陸祖籍地為號召的跨鄉會組織，極易被貼上「紅色」標籤。創會理事長黃呈輝坦言：「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政治敏感的關係，要組織起來頗不容易。」姚榮輝進一步指出，晉江人在菲的特點是「宏」與「廣」——一成就大、分佈廣，這「反而構成組織晉江同鄉會的困難」。百餘個小型同鄉會雖能聯絡鄉誼、患難相助，卻難以形成合力，無法在更高層面代表晉江人集體發聲、爭取權益。這並非鄉誼淡薄或組織能力不足，而是冷戰格局、社群分裂、精英眾多共同作用的結果。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戰緩和、兩岸關係鬆動、中國改革開放加速，菲華社會出現「尋根熱潮」，組織統一團體的期望日見殷切。家鄉政府主動推動：晉江訪問團多次來菲，「總在探討組織一個有代表性的團體」；香港晉江同鄉會負責人亦加鼓勵。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福建省省長賈慶林、晉江市委書記永康訪菲，施永康力促成立統一同鄉總會，並指出東南亞各地及香港均有晉江同鄉組織，唯人數最多的菲律賓尚付闕如，成為直接火種。黃呈輝回憶，隨著兩岸敵對關係解凍，菲律賓晉江人「對組織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體期望日見殷切」。同時，姚榮輝與黃呈輝在商總共事二十年，商總歷屆理事長中晉江人佔八位，精英信任網絡成熟，為高效籌備提供社會資本。座談會當場成立籌備委員會，姚榮輝

以商總理事長身份提供權威象徵，推介黃呈輝為主任負責執行，形成「權威象徵＋執行能力」分工。籌委會由多鄉鎮、多行業代表組成。一九九三年一月首次籌備會召開，莊傑文提供錦繡堂為臨時辦事處。面對百個鄉會可能引發的名額之爭，籌委會決定以個人為對象登報呼請登記入會，繞開門戶之爭；並以「舊晉江」行政概念框定範圍，包容不同行政區鄉親。五月二日臨時會員大會通過章程，明確「加強晉江鄉僑之聯繫、敦睦鄉誼，以達到同舟共濟之目的」，並推動經濟文化交流、促進菲中友誼。隨後產生一百零一位理事，盡量兼顧各鄉鎮。六月一日復選首屆領導班子。從座談到選出班子不足六個月，姚榮輝稱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規模相若的社團中籌備過程實屬罕見」。莊金耀歸因於家鄉關懷、籌委會共同努力與改革開放激發的愛鄉熱情。

一九九三年七月四日晉總正式成立，施永康率慶賀團到賀。首屆理事會立即購置永久會所，獲捐兩千四百多萬菲幣，遠超預算，黃呈輝題「晉水同源，江流不息」。此後歷屆理事長承前啟後：莊傑文理順總會與鄉會關係，董光溪推出「輔助華文教師方案」，李榮邨倡建青年組，施振源概括晉總精神為「活力充沛、勇猛進取」。三十餘年間，晉總從一百零一位理事發展為八大分會、兩個籌委會、一百五十多個團體會員。黃呈輝卸任時回顧，當初組會的「顧慮和擔憂」如今看來「如此可笑」，晉總已如振翅雄鷹翱翔菲華天地。

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結晶：冷戰解凍與改革開放為天時，晉江與菲律賓深厚淵源為地利，僑領信任與組織能力為人和。其個人會員、包容性設計、精英共識、章程權威等經驗，為全球晉江社團整合提供了範本；一九九六年世界晉江同鄉總會成立後，晉總領導人先後出任會長。從「政治敏感」不敢組團到「振翅起飛」，晉總成為菲華社會走向大團結的縮影，也為海外華人社團回應代際挑戰提供了參考。

泉源森

世界老齡化時代：如何養老？



無所不談

隨著人類壽命不斷延長，出生率逐漸下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正在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老齡化時代。單只在中國大陸，未來十年踏入六旬的長者便將高達四億多人，佔人口的三成多！過去，人們談論養老，往往只是想到「老了以後住在哪裡、誰來照顧我？」而今天，養老已經不再只是個人的家庭問題，而是一個涉及醫療、住房、經濟、社會保障、家庭關係乃至人的尊嚴，與生命價值觀的重大社會課題。

傳統觀念中的養老，主要依靠「養兒防老」，父母辛苦養育子女，到了晚年，子女承擔照顧父母的責任。這種家庭模式曾經十分自然，但是現代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家庭規模縮小，獨生子女家庭增加，年輕人工作與生活壓力加重，人口流動更加頻繁。過去一個家庭養兩個老人的模式，正在變成一個或兩個子女照顧兩邊甚至四位老人。

而且隨著不婚族的增多，單純依靠子女養老，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現代社會。更重要的是，養老不應該只是解決「吃飯、看病、有人照顧」的問題。人到了晚年，同樣需要尊嚴、自由、社交、興趣以及精神上的滿足。真正的養老，應該是讓一個人老了以後，仍然能夠有尊嚴地生活，而不是僅僅活著。

長壽本來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長壽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人的壽命延長了，退休後的生命週期也隨之延長；一個人退休後能夠還有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沒有足夠的退休金、醫療保障和生活安排，那麼「活得久」未必等於「活得好」。

尤其到了高齡階段，身體機能下降，慢性疾病增加，醫療與照護費用可能大幅上升。

很多家庭真正害怕的，並不是老人多活十年，而是這十年裡長期失去自理能力，需要昂貴的醫療和照護。因此現代養老必須從「延長壽命」逐漸轉向「延長健康壽命」。

活得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可以生活自理的歲月裡，保持一定程度的健康、自由與生活品質。

很多人年輕時很少思考養老問題，總認為「等老了再說」，但養老恰恰是一件越早準備越好的事情。經濟上，要提前建立退休保障；健康上，要保持運動與良好的生活習慣；居住上，要考慮未來是否方便行動；心理上，也要學會接受年齡增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養老不能只準備錢，還要準備生活。

有些長者退休後經濟條件很好，卻突然失去了生活目標；有些人有房、有車、有存款，卻沒有朋友；有些人子女孝順，卻因為過度依賴子女而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所以，真正成熟的養老觀念，應該是：年輕時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年老後盡可能維持自己的生活。能自己做的事情或自己決定的事情自己決定，財務自己管理；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晚年才更容易保有尊嚴。

養老最大的敵人，也許不是貧窮，而是孤獨。

人到了老年，最大的變化往往不是年齡本身，而是身邊的人逐漸減少。朋友會離開，兄弟姐妹會老去，伴侶可能先走一步，子女又有自己的家庭。當一個人的社交圈越來越小，孤獨便可能成為晚年生活中最難解決的問題。

因此，一個完善的養老社會，不能只有養老院、醫院和退休金，還必須有公園、社區、文化活動、老年教育、志願服務以及各種讓老人能夠重新融入社會的空間。

老人並不是社會的「剩餘人口」，他們曾經工作、養育子女、建設家庭，也曾經為社會付出自己的青春。到了晚年，他們仍然應該被看見、被尊重，也應該有機會繼續參與社會，作出貢獻。

養老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我們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個有選擇權、有朋友、有興趣、有生活目標的長者社會。因為每一個老人，都曾經年輕過；而每一個今天的年輕人，也終將走向自己的晚年，善待老人其實就是善待未來的自己。

世界人口高齡化，長者養老成難題，兒女各自奔波去，孤寡寂寥無人理；病來才知醫藥貴，身旁未必有親戚，最怕白髮無人問，纏綿病榻極淒淒。

杜鷺鶯

派糖 VS 吞螺絲



紉花時光

新加坡國慶節在每年的八月九日。在這個最能體現國民性也是法定允許掛國旗的季節里（規定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才能掛）沿街各處國民組屋密集的小陽台上，無數紅、白新加坡星月國旗在布滿熱帶闊葉綠植的南洋島上空飄揚，有如訓練有素的球場啦啦隊，一聲令下，唰-就砌成一道整齊的國旗人牆。

新加坡島東面的國際機場，「星耀樟宜」巨型購物中心更是人頭湧湧。

到處是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周邊東南亞、西亞阿拉伯地區的遊客，加上一家大小穿著國慶紅衣衫的新加坡本地家庭。

垂直七層樓高的巨型熱帶雨林瀑布邊、層層環繞的高空縱谷步道、最頂層的星空花園、十層空間、合共百來家餐館食肆里，到處都是拖兒帶女的觀光客和遊人。

有別於這些雀躍的人潮，在一旁靜靜目睹眼前這場熱鬧的艾瑪，卻是要趁著節後，屋主全家往馬來西亞探親旅遊，可放下平日忙碌的家政工作，告假回菲律賓探望年邁的母親和自己長年海外務工而錯過了陪伴成長期的四個兒女。

艾瑪離開菲律賓南島諦波羅市到新加坡當家庭幫傭，一晃眼十多年過去。原本年輕的屋主夫婦從新婚時追求精英品質、堅持丁克的二人世界，逐漸轉變成如今有一對兒女的溫馨小家庭。

人口持續下降一直是新加坡的短板。為鼓勵國民生育，政府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推出史上第一輪主要針對二胎起的「嬰兒花紅計劃」（BBCG）和一項政府與父母共同等額儲蓄的「兒童發展賬戶」以支付每個國民孩童的幼兒園學費、醫療費等指定開銷（CDA）。

然而，近年來新加坡政府開始意識到現代年輕父母更焦慮的是長期育兒的時間與經濟壓力、工作與家庭平衡及養育孩子成長的持續開銷付出，並非孩子出生時政府「砸重金」獎勵就能得到長遠實質性彌補。

新加坡去年最新的生育率持續跌破0.87的歷史新低，世界倒數第二，僅次於韓國。

為挽救這種人口「倒金字塔」危機，在剛過去的新加坡國慶群眾大會演說中，總理黃循財加碼推出了一項最新的「新加坡養兒育女配套」（SG Child Support Package）進一步更新並優化過往的計劃。最新配套政策給予新加坡公民的生

育獎勵、持續育兒補助資金包括：每名嬰兒出生一年內就能獲得兩期合共一萬元的「誕生禮」以及一次性一萬元的「兒童發展基金」；每名孩童每年還可獲得二千元的「養兒育女」現金補助直至十六歲；加碼原有政府與家長共同為孩子開立的「兒童發展賬戶」中的保健、教育儲蓄金額；孩子滿十七歲那年更可獲得一次性一萬元新幣的儲蓄充值等等… … 有人幫著算了一下：每名新加坡公民孩子從出生到十七歲，累積可獲得政府七萬元新幣的直接財務資助。

不過，以上看似「躺著賺」的好處也不是人人受落。

就在總理「派糖」的當下，有位新加坡小女孩莎拉從大人那裡得知：如果媽媽多生baby，就能獲發許多金錢津貼時就極其不樂意。表示不想當姐姐，希望媽媽只陪著自己。

今年才六歲的莎拉甚至聽信了媽媽的戲言，認真地給總理黃循財寫了一封自己不想有弟弟妹妹的英文「申請信」：「親愛的Lorens（黃循財英文名Lawrence的筆誤），我不想當姐姐，因為我害怕媽媽以後不讓我睡在她身邊，我會很難過。即使你要給我們很多錢，我們也不需要更多錢。」

我只想和媽媽爸爸還有哥哥亞當在一起。還有，如果亞當想要更多弟弟妹妹，不要聽他的，因為我不想要。」

這封童言無忌的「申請信」很快就得到了總理公署的回復。總理黃循財在電郵中幽默地向小莎拉保證：「你不需要我的

批准也可以繼續當家中最小的孩子」並表示政府會繼續努力「讓新加坡成為一個適合家庭養育孩子的地方，無論他們決定生兩個、三個，還是更多的孩子。」

艾瑪從網上新聞讀到過上面的信息，心裡很為屋主一家感到欣喜。畢竟在這個地方工作了那麼多年，艾瑪也為新加坡這些年的變化感到驕傲。

找到登機開口，艾瑪坐下來開始專心整理起包里的錢鈔來。她將錢包深處自己這些年留在身邊作防身之用和偶爾回鄉積攢下來的披索，放入更容易取用的隔層，尋思著下一刻班機抵達馬尼拉再轉機到南島家鄉，一路當然也得使用菲幣。

將近四小時的飛行途中，廉價航空販賣小食飲料的手推車剛好經過。艾瑪問過樽裝水的價格，並取出一張百元披索付賬。不料卻被空服員以「此鈔票已不能用」拒絕了。艾瑪有點吃驚，試著要再取另一張替代。空姐面帶微笑：「您還是用美金或新加坡幣付款吧？披索回頭可以問問銀行。」

一路忐忑的艾瑪抵達馬尼拉國際機場，第一時間找到大堂的銀行櫃台，得到答復是：艾瑪手上的披索錢鈔大部分已停止流通，准換期已過，銀行不能為她兌換成有效的錢鈔。

此時的艾瑪覺得自己像個憋屈的孩子，眼見富裕鄰居正在派糖，而自己剛踏入家門，就要硬生生吞下幾顆螺絲。

螺絲會隨著人體彎彎曲曲的腸道游走，不知哪一天、在哪個部位就卡住了…

2026年9月3日寫於馬尼拉

黃志專

螻蟻



相約歲月

「螻蟻」二字一大坨，卻各有其義。前者讀「shan」，本義多指蚯蚓；後者讀「long」，古籍記載為一種大螞蟥，也指神話中的神怪或獸名，如《山海經》裡的「螻蛭」。

它們倆，本是兩般物象之古字，卻被撮合為一詞，曰：「螻蟻」，用以指代一種尋常小動物。可是，就其名而言，相信會有很多人茫然無措，不知是什麼；倘若說是「壁虎」，大家就豁然明白。

這不足為奇，實是自然。畢竟每個人的見識，都是有限度的。古代諺語有云：「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世間萬物，名目浩繁，古字浩如煙海，縱然飽讀詩書，

也難免有不識之物、不解之字啊。然而，這兩個字組合為詞，雖然古奧，卻也別有意趣，引人探其究竟。

「螻蟻」，閩南話素來言之為「螻蟻（si a n-lang）」。究其字源，「蟻」才是地道規範之本字；而「螻」呢，則是今人以生僻古字替代「蟻」之借字，以附庸風雅，示己學問高深，學富五車。這，不過是跟風炫字罷了。古往今來，常常有這般現象，捨本字而取冷僻生字，看似古奧，實則背離方言本來面目。

而今識得「螻蟻」之原委，就從下筆之時做起，打算不去跟風，回歸正字之本體，直呼之為「螻蟻」。孔子曾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凡事都要正其名而後達其意，這應該是治學之要義也。

「螻蟻」，是簷壁間的小動物，形如蜥蜴爪如虎，身形小巧玲瓏，體態靈動可愛。常年蹲守簷簷之下，匍匐牆壁之上，以捕蟲為生，朝夕不離故土，靜靜相伴人間，被人譽之曰「守宮」。宋代詩人蘇軾也作詩吟詠此物：「跂跂脈脈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寫的正是守宮緣壁遊走、幽微尋常的模樣。

「守宮」者，「螻蟻」簷壁護宅之靈蟲也。它乃是捕蟲能手。每至入夜，燈下壁間，便是它的天地。夜幕降臨，萬家燈火次第亮起，飛蛾小蟲便紛紛出籠，紛擾屋舍，恰是它覓食的大好時機。它屏息凝神、靜立蟄伏，雙目炯炯，靜觀週遭動靜。但凡飛蟲掠過，它便迅疾縱身騰挪，伸首吐舌，一沾一噬，迅捷利落，轉瞬將「獵物」收入口中，飽餐一頓，自在悠然，何不愜意？

這捕蟲場景，小時候就親眼目睹過，已成為人生鄉土歲月裡一段鮮活的印記，牢牢扎根心間沃土之上，至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未曾忘卻，

閩南俗言有云：「螻蟻入厝，福氣會

到。」在鄉人眼裡，螻蟻棲宅，不擾於人，專除害蟲，是居家清淨的吉兆。故而，鄉民多心懷善意，惜此微末生靈，皆以禮待之。每每遇見，一般不會驚擾它，也不會驅趕它，更不會傷害它。即便偶有孩童不知，欲加捉弄，長輩們也必加以呵止，謂此靈物不可輕犯。古人有言：「微物亦有天地，小善亦可存心。」善待世間微小生命，也是鄉土代代相傳的寬厚本心。

儘管吉兆傳世，仍有人頑劣嬉戲，捕捉螻蟻，戲斷其尾。不過，「螻蟻斷尾，毋免驚」。它不會死掉，它有很強的再生能力。不用多久，這尾巴就生出一小節，形貌如初，毫無異態，根本看不出有什麼異樣。這般頑強生機，宛若天生神功，令人驚歎佩服。天地造物，各賦本領，小小蟲豸，亦有自保重生之奇。其實，螻蟻這般奇能，古書也有記載，謂之「自截」之術，乃避敵之良策也。

在此，用閩南語，再次呼一聲「螻蟻（si a n-lang）」。

「螻蟻」，可否感知？

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shangbaoforum@gmail.com